

感悟

美与崇高

□ 王义才

在世俗的世界里,就人来说,是很难发现美的,有的只是庸俗的漂亮,当然更谈不上崇高。人之美,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之美,只有在非凡的年代、有着非凡经历的人,他的身上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美,是内在之美、气质之美、人性之美。崇高的出现更是如此,在平常的年代是很难出现崇高之人的,除非他有非凡的毅力,经历过重大的挫折,长期在逆境中挣扎,仍坚持自己当初的梦想、道德准则、做人原则、正义和良知。这样一路挣扎抗争过来的人,身上自然体现一种崇高的气质,内心时刻存着一种做人的使命感。

在中外神话或者历史上,体现这种崇高和残忍之美的人有很多。最早的西方古希腊神话传说中,就有一个神叫普罗米修斯,为了让人类拥有光明和温暖,偷窃了神界的火。结果大神宙斯怪罪下来,把他绑在悬崖上,让一只凶猛的鹰去啄他的心脏。第二天,他的心脏又会再长出来,那只鹰又再去啄。如此周而复始,直到一位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经过那儿,一箭把鹰射死,才救下了他。普罗米修斯无疑是崇高的,身上有着一一种庄严的美。西方文学中的西西弗斯、夸西莫多,中国历史上的孙膑、司马迁等都是这一类型。

长期苦其心智,方能成就美与崇高,这是人的成长规律,也是自然法则。处在和平年代的人,长期生活在顺境中的人,容易流于庸俗和浅薄,身上很难焕发出崇高和美。唯有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,如果他仍然是善良的、正义的、坚忍的,他举手投足间自然会流露出内在的美和崇高。

亲情

父亲的口头禅

□ 朱光伟

光阴荏苒,转眼间,父亲离开我们将近两个年头。好是仲春渐暖,那堪寒食清明。清明时节,四野寄思,我深跪在父亲长满野草的坟莹前,禁不住悄然泪落。他那清瘦的身影、慈祥的面容浮现在我的脑海里,尤其是,每每想起他那句“好好读书,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你。有学问了,走到哪里都有出息”的口头禅,更让我思绪铺展,追忆万千。此时,我们似乎听到白云深处,这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在回荡……

我姊妹五个,上世纪八十年代,在兄妹相继辍学后,父亲眼巴巴地指望我能出人头地。但出身偏僻乡村的穷苦家庭,想要出人头地,那或许就只剩下读书这条路了。

我是一个从小并不听话的孩子。但是,看到一家人经年累月种地的劳苦,想到我们弟兄四人睡一张地铺,父亲的口头禅便镌刻在我的心底。我在读书上十分用功,无论小学、初中,成绩总在班前排几名。

那时,我们村家家做宰羊生意,一到傍晚,宰羊、撕皮、剔肉,忙碌到深夜。我家有两盏煤油灯,一盏是拾掇羊用,另一盏是我写作业专用,这是父亲准许的。有时候,老师布置的作业多,两个哥哥不停地催:“快点写!灯光暗,耽误事,明天还早起卖肉哩。”父亲总是狠狠地瞪哥哥:“急啥?这话没有写作业当紧,晚会儿,我多干点!”多年后,回忆起这段往事,我把父亲写进了诗里:“煤油灯跳动的豆粒/征服了夜的黑/父亲的影子/时而左右奔突/时而上下起伏/一把剔肉刀麻利穿梭/我躺在父亲发光的瞳仁里/闻到了汗珠的味道……”

上初二那年夏天,我同桌买了一件短袖衫,十分时髦,我就央求刚从地里割麦回来、汗流浹背的父亲给我买一件。话音刚落,一向待我慈爱的父亲忽然抬手给了我一巴掌,气呼呼地训斥:“一家人忙得要死,恨不得挣一分钱掰成两半花,你不把心用在学习上,跟人家比起穿衣服来了!”我一恼之下,跑到一个小河沟藏起来,一直到天黑才回家。后来,听奶奶说,父亲骑着后座拖羊筐的自行车、眼里噙着泪四处找我。现在,给我的孩子讲起这件事,我心里仍隐隐作痛,那时的我愧对父亲的一番良苦用心啊!可是,我的孩子们听后,眼里流露出的却是惊奇的目光。如今生活富裕了,躺在蜜糖罐里的孩子,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,怎能理解那个时候农村家庭的困境呢?

1985年,我考上省内一所师范学校,父亲觉得自己脸上有光,起早贪黑做生意格外有精神。1987年冬天,天上飘着雪花,父亲骑着一辆破自行车,颠簸70里路,到学校给我送新棉袄。回家后,他逢人就炫耀说:“俺儿子的师范学校里都是柏油路、楼房,好嘞很。就是砸锅卖铁,咱都得想法供应孩子上学,别光想着退学打工挣钱,等把孩子供应出来了,就等着享福吧!”

参加工作后,我一个月100多块钱的工资,父亲鼓励我离职进修大专、本科。无论家里多么拮据,父亲总是先把我的学费准备好,每月还给我积攒100元生活费(其中就有母亲卖鸡蛋的钱),担心我在学校吃不好、穿不暖。

前年夏天,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,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他总是闹着回家。我儿子刚刚高考结束,去医院探望,绝食中的父亲听到孙子汇报说,估计很理想,竟然在吞咽困难的情况下,张口吃起孙子剥好的水果。父亲用微弱的气息说:“录取通知书下来,我给你准备1000块钱学费,好好读书,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应你上大学,以后肯定有出息……”谁知,我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下来时,父亲与我们已经阴阳相隔……

父亲啊!您舍不得拔掉陪伴您的一棵棵婆婆娑野草,虽然您在田野里除了一辈子草。您已听不到我的语言,我想对您说,在大学的校园里,您的孙子孙女正与您泛光的视线同行。

父亲啊!您依旧是屹立的一座山,守望绿色的乡土,以及我们的天空。密植的麦苗肃立着,像哨兵守护您一眼望不到边的梦。“好好读书,砸锅卖铁也要供应你。有学问了,走到哪里都有出息!”父亲的口头禅,父亲终生的劳碌与坚忍,以及我们的天空,并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(原载于“学习强国”商丘学习平台“我家的‘人世间’故事”主题征文栏目)

澄澈的秋水牵系着诗家词客的心魂,涌动起伏在千古文人的心灵。她浇灌出秋水精神,滋润着山水诗文血气健旺。

2000多年前,俱道适往的学人庄周,信足水泽,临照秋水,心体天地之气,笔代造化之功,构撰出幽深玄妙的《庄子》。庄学里百川灌河的秋水,元气淋漓奔流不息,气势如虹横贯长空,她负载的智慧深远地影响着东方思辨史。

春秋代序,岁律更替,胎息于庄学的秋水在岁月中沉淀、净化、纯透、凝华,融凝出千年后的魏晋风骨、唐宋风流、明清雅韵,在苍茫的山河大地上润染出秋水长天,沧漭惊鸿、清浅疏影、寒潭秋声、霜天水落、残塘秋荷、秋江暝泊等诗词画卷。

哲人明理,诗家言志,歌者咏曲,他们观水各有所悟,西哲感慨抽足急流、再插足已非前水,东儒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,禅者感怀桥流水不流,庄学托物寓意,思辨明理,寄予了秋水形而上的道学意涵。

秋水绵邈无际,流布天地清宁。秋水之大,“春秋不变,水旱不知”;秋水之微,流动在草叶纹理、虫鱼血脉。她流动成雨、露、雾,静凝为冰、霜、雪;挂壁成泉聚谷为潭,缓流浅溪怒涛江海;阴冷凝云,阳暖化汽。你听,流泉叮咚有音,雾岚朦胧缥缈;你看,江河若带似飘,游云形影如幻;你悟,淮河洪水无情冷,叠推秋波有意暖。

秋水至大无形,至微若无。她“上侵天地,下固穷泉”,弥漫于天地四隅,流淌于涧塘河川,潜藏于洞谷幽壑,附贴于草屑尘埃。聚则江海浩荡,飘则云卷云舒,不论是水、是雾、是云,都弥漫着普化于内的道性。

秋水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道性,触动着赋客的灵感。千年前,泛舟秋江夜月里的贬客苏子,深受乌台诗案的桎梏论髓之痛,他希冀从消长之水和盈虚之月里求得解脱,跳出狭隘的人情圈套,走向广博的天情、道情空间,于道情化境中安歇灵魂。

古韵

叠波秋水

□ 王站立

秋水静照物影,识辨大道真意。秋水思辨,妙论精绝,河伯海若对话、庄惠之辩哲光生辉,蛇与风的论道妙解天地机理,泥龟、鲑鱼之乐诠释天性之真,公孙龙问道魏牟诠释世相。秋水哲学渊深如海,涌荡着哲波;她明波如镜,滴水映出七色;她静溢如睡,似静观达观淡然。

落叶飘零,清溪潺湲,漫步秋水湖畔的幽径,奔放的生命于静照中收敛,浩荡的血流于静照中止泊,悠然间,沉冥入神,万千色相历历朗现于眼前。

道源于悟,相破于识。深谙庄学的魏晋名士于林泉修竹间谈玄论道,于深重的哀伤中挥洒出凌空蹈虚的魏晋风度。看,那个放肆直言、不阿权势的英俊美男嵇康视死如归,于刑前弹奏出音色凝咽的人间绝唱《广陵散》,那个与父辩驳、字势雄逸古今的琅琊逸少,静临秋水研墨挥毫千古绝作《兰亭序》。

秋水颜姿清寒,清透不染红尘。苦难净化灵魂。庄周穷居陋巷,缺衣少食的困扰、人情炎凉的困惑、世态乱象的困囿,挤压着他忘身出尘,于清宁中寻找立身尽性的道学家园。文吐心声,他的情思液化成清冽秋水,倒映出清癯的身影,兀立于先秦时空。

星宿周列,四季更序,万物自循其理;天道化物,阴阳冲气,天地自清自净。置身秋雨初洗后的空境,冗杂、妄求、欲念于洗濯中释化、淡然、净尽、了无。悬尘,在缓缓流淌的秋水中沉潜;浮

欲,在处静息影的修身中萎缩;人心,终于在绚烂至极中归于平淡。不觉间,身外已是霜落叶红,石出潭清,天光云影。

沐浴秋水,身心俱净。有人说:天地一清荷,万古一庄周。洁身自净的他,视荣华如敝屣,视富贵如腐鼠,言唾之、行拒之、念绝之,其孤高清傲的个性在历史长空中立起道家学人的人格高标。

秋水性情空灵,容纳至极境界。秋水盈盈于天地间,她玄之又玄,汇融了庄学妙道。她性空,灵觉通透;形柔,绵中含刚;势缓,静流致远;韵高,延传千古;意深,其味难穷。

始源于道学的空灵说,是意念里的灵境妙意,有着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绝妙。虚实相生,无相化有,庄学后人接续不绝地试图用天际间似有若无云烟,深谷幽壑间高山流水琴音,夜阑中袅袅天籁和音意解空灵说,派生出空灵诗词画作的宏美天地。

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。历代丹青画师深悟空灵说,他们若淡若疏,用洗炼的笔墨,于寸帛传递出闲适无奈的淡淡哀愁;用阴阳明暗的笔法,于尺绢尽现千里江山高远意韵;用轻墨淡染的笔法,于段锦烘托出浩渺烟波无边柔美远意;唯道集虚,虚室生白,空笔妙道,于画底空白处集集天地间灵气。一批大家暗谱天道,用片叶孤舟,或绝峰孤亭,或寒江独钓,或月照山寺,实与虚、境与意、相与色、明与暗、有限与无穷,天工开画般地渲染出

《富春山居图》《千里江山图》等绝版画作。秋水道情浩荡,牵系过容心魂。一溪秋水,满川道意。他触目成象,触心成理,大开大合的三千言《秋水》,是老者静观世态百相的见独。身在漆园,心存江湖的他梦身化蝶,从浊重的人间世里跳出来,轻舞翩跹于遍地芳草华林的道境,轻身以舞,逍遥自在。

其实,从走出荒古森林的那刻起,人就戴上道德的、伦理的、礼仪的枷锁,淹没于五谷杂粮意欲中,陷溺于权色泥淖里。渴盼自由、超脱,回归自然成为千秋万代探求破解的终极大题。恰恰是自由流动、处下而居的秋水契合了人性的需求,恰恰是任性伸张、含道映物的秋水慰藉着欲而不得的愁闷心灵。

一泉一溪、一渊一潭、一湖一川的秋水周流不息,她负荷着无边的深情、渊深的道意。那些怀乡思亲的游子、羁绊于官途的仕子、幽情百结的骚客,临岸秋水,无不思情荡漾、思波起伏,从涨落的秋水中证悟真谛,他们或坐看云起,或卧听雨落,或摇楫泛江,或林泉啸歌,于清流泉间天人合一。

秋水利物不诤,滋育万千生灵。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。”水,先于物灵而生,它是天地的血液、生灵的母亲,滋补着万物欣欣向荣;它大象无形、真水无香、居下不争,通体洋溢着道意;它周流不息、随物赋形、慈爱无声,周身散发着母性的辉光。

秋水涸涸,天地葱茏,那苍山翠木、碧野青原,那渊泽中的鱼和虾、鸣叫九天的鹏和鹰,那滩渚塘浦、城隍楼宇,无不因秋水而生机盎然,无不因秋水而泛现着生命的光泽。

秋水浅浅,草木滋生;秋水深深,诗章化成;秋水意大,涌泛道波。她行地为江河,经天成云霞,入心化诗章,与永固的江山相伴,与永恒的天地并存。

滴水映现大千,刹那见出终古。道家学人庄周心灵里毓养的团那团秋水,叠波流韵,映彻天地,也映彻千古人心。



水鸟戏春水

邢栋 摄

乡土

春水满田稻禾新

□ 宋扬

收割完油菜籽的春水田,如同分娩后的母亲。恢复元气,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雨。

“山田过雨正宜耕,畦处处处春泉漫。”春雨一般是温柔而娇羞的。好在,还有哗哗的蓄水,从高山上的人工湖流下来。春水田又活泛起来。水一润,耕牛就该上场了。犁铧翻起的黑色泥浪,一层一层。犁铧,白亮亮地耀眼。新起的泥,光滑如镜如丝。水面上奔走的水蜘蛛,抱着遗落的油菜荚战战兢兢的蚂蚁,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震惊慌失措。老牛只笃定向前,从不会想到甩掉枷锁捣竿而起。一切的不安,最后都有一个完美的归宿——蚂蚁在岸边找到新家,水蜘蛛从来不惧漂泊天涯。

春水田被疯长的油菜秆根茎支离得凹凸不平的肌肤,又平整如初,脸上红晕再生,她在等待下一场孕育。

“小田微雨稻苗香,田畔清溪滴滴凉。”小秧苗迫不及待地要分家了——它们嘴上没唠叨,却以蹭蹭蹭蹦高的个子,宣告对脱颛而出,看到更蓝的天空的渴望。分家,意味着单门独户,自成一户,然后长成真正的稻子。插秧的舞蹈如火如荼地上演,春水田就是最明净的舞台。

生活

槐香四溢留芬芳

□ 周晓凡

四月槐花馥郁香,玉姿雪态倍芬芳。四月的芬芳,确实是从那一串串玉玉般的槐花开始的。

前几日看到有人在朋友圈晒槐花,突然间甚是想念小时候吃过的那一盘盘蒸槐花。我们这代人虽然说并没有饥寒交迫过,但儿时的零食也是有限,是槐花给了我们一个香甜的童年,让我时至今日念起,仍会觉得口舌生津,回味无穷。

小时候,每到四五月份,街头巷尾的槐树上都会挂满一团团、一簇簇洁白的槐花,在微风吹拂下,就如洁白的信使带给人间一阵阵清香。每每这时,就会有一群馋嘴的孩子,成群结队地像猴子一样爬到树上,用手摘下那一串串风铃般的槐花,急切地塞到嘴里,吮吸着那丝丝甘甜,咀嚼那白嫩的花

苞,然后满意地咧开嘴角。

我由于瘦小,一直没有学会爬树,为此遭到很多小伙伴的嗤笑,他们还故意拿那一串串的花朵砸下来,哄笑着看我在树下急得直跺脚。

有一次,母亲看到了,她拿来一个竹篮和一根长杆,在杆的一头绑上一根钩子,抬起手就够到了屋檐那棵槐树上的槐花,一串串钩下来,我一串串捡起来放进竹篮里。很快,我就捡满了一篮子,母亲拉起我的手说:“走,别在这儿馋嘴了,回家蒸槐花去。”我兴奋地跳起来,冲着树上那群孩子做个鬼脸,跟着母亲回家了。

回到家,母亲把钩下来的槐花倒在簸箕里,让我一起把那些干叶子或干花朵捡出来扔掉,然后把所有的花都捋下来,去掉中间的杆儿。把所有的槐花都倒入盆中,用清水冲洗两遍,撇去杂质,再用手挤掉多余的水分,放在一旁稍晾干。之后,舀两勺面粉撒在槐花上拌匀,甩上一盐巴,搅拌均匀,就可以放进蒸笼里蒸了。妈妈拿来蒜,用刀一拍,去掉皮,放进蒜臼一点捣碎,加入少许盐,等蒜捣成泥状,倒入醋和少许酱油,再滴入两滴香油,拿筷子拌匀,料汁儿就做好了。

诗 风

芒砀西汉王陵抒怀

□ 盛朝新

<p>梁孝王王后陵 一段凝固的汉朝时 光,带有尺寸,可以丈量。 1600平方米的范围, 6500立方米的容积, 定格在2100年前, 永不变换。 一线天的阳光, 穿越2000多年,照 到汉朝, 与红灿灿的朱砂一 起,熠熠生辉。 天上的七星,已飘落 地下, 成为北斗画像。 巨大的光环,依然闪 烁着汉朝的光泽。 徜徉在浩瀚的银河边, 李王后望穿秋水。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梁孝王陵 一位叱咤风云的英</p>	<p>雄, 在地宫中长眠。 300年后被曹操叫 醒。 从惶恹的睡梦中, 摸起宝剑,他大喝一 声, “可惜,千军万马变成 陶俑。 无数的金银财宝,消 失无影。 唯有空空的洞口, 在愤怒地呐喊! 凌厉的呼啸,震破长 空! 一段不堪回首的岁 月,早已湮灭。 如今,这里成为国家 5A级景区。 无数的游人,蜂拥而 至, 穿越时空,感触汉代 文明!”</p>
--	--

□ 潘新日

<p>门前的一湾绿色 悄悄地缀在枝条上 就像是春天的柳叶眉 把小村打扮得花枝招展</p> <p>我张开双臂 企图拥抱久违的温暖 并向花香,向蝴蝶 还有蜜蜂,找到三月 的细腰</p> <p>一湾绿 到处都可见到 它们婀娜的身姿 我跟在它们身后</p>	<p>把春天所有的妩媚 丢在春水里洗净 而后,喊着草尖的名字 沿着笔画的岔道 举起露珠</p> <p>下雨了 燕子衔着春泥 连同祖母失眠时的哈欠 一同筑进巢里</p> <p>夜再黑 它们依然 可以把一湾绿 街进春天的码头里</p>
--	---

我们姊妹几个闻到香味儿都急得直吧嗒嘴,妹妹打小就像个皮猴儿,这时候她就连忙跑过去,用勺子舀一勺醋汁倒进嘴里,但瞬间她就涨红了脸,直伸舌头:“酸死了,酸死了!”又急忙跑去找水喝,我们看到她的样子,都哈哈大笑。

“叫你跟急猴儿一样,醋汁儿能不酸吗?这是配料,又不是让你直接吃,哈哈……”母亲一边笑着说她,一边去端蒸好的槐花。蒸笼盖打开的一瞬间,整个屋子都弥漫着甜甜的、香香的槐花味道,惹得我们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

母亲找来一个小盆,把蒸槐花放进去一些,再把料汁倒进去,搅拌均匀之后,拿出几个小碗,给我们每个人都盛上满满一碗。吃到蒸槐花的我们,无一不是一脸满足的表情,香喷喷的蒸槐花成了我们这些馋嘴孩子最幸福的吃食……现在想起来,我仍且能闻见那股股清香散发的童年的记忆。

如今,超市里也能看见槐花的踪迹,但装在袋子里的槐花,我总觉得没有灵魂,也蒸不出带着母爱的香味儿,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乡愁吧。

四月又至,真该找个日子回趟家,再去看看那开满槐花的村庄,再吃一碗母亲蒸的槐花。